

此，只要全球化进程依然在进行之中，两者之间的斗争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美国是没有底层社会人群、特别是蓝领工人和“红脖子”农民阶层的政党。或有也只是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党。这一点与欧洲不同。欧洲比如法国就有左翼的法共，曾进入法国左翼社会党政府；甚至还有极左翼代表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比如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法兰西不屈党”（La France insoumise）。

正因为美国没有为底层阶级代言的政党，因此当产业资本的代言人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主张产业回归美国而得到底层无产阶级民众的支持时，其展现出来的政治实力便空前强大。这时，全球化所导致的美国产业与跨国的金融这两大资本产生利益冲突便变得异常激烈，甚至类似于过去主张暴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种“你死我活”的味道。过去，当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便是世界大战。而今天，当跨国的金融资本与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发生冲突时，我们一时还无法看到其后果究竟如何，我们只知道，后果必将是非常严重的。

## 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不再容忍特朗普？

过去，美国的两党之争虽然也

美国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产业资本和中下层民众的范畴，而支持拜登的则基本上是服务于金融资本即华尔街或大银行资本本身的阶层；**只要全球化进程依然在进行之中，两者之间的斗争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曾闹得不可开交，比如上面提及的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于2000年总统大选之争，但那只是资本内部的力量对比、对峙而已。广大选民对此根本置身度外、漠然处之。但这一次，广大底层社会民众将特朗普视为他们的代言人，于是，竟然广泛动员起来前往华盛顿抗议拜登当选、支持特朗普连任。如果特朗普代表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的话，他怎么会将民众的支持视为与跨国金融资本讨价还价的本钱呢？因此，这次美国产生的分裂，是统治阶层内部产生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

那么，问题仅仅是全球化导致的吗？

如果两大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是因为全球化的话，那么，跨国金融资本完全可以让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继续当选执政四年，支持他将产业链转移回美国，甚至支持他与中国打贸易战，让产业资本获得一定的利益，然后在四年后再“轮流执政”，不就可以如过去一样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吗？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特朗普自己在当选上台时就认为，他并不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一个与其他总统没有区别的一任总统。当选前在一次非常著名、迄今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讲中，特朗普特意指出，他能否当

选上台，对于“控制着华盛顿权力层次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是真实的威胁。”“这不是简单的又一个四年选举。这是我们文明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它将决定我们的人民，能否重新掌控我们的政府。”

而在当选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再度重申：“今天，我们是将权力由华盛顿交回给你们，人民的手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国家首都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收割着政府的利益果实，而人民承受着代价。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赚得盆满钵满，工作机会却离开了，导致许多工厂倒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由哪个党派掌权，而是让政府由人民做主。2017年1月20日，这一天将会被铭记，人民重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宰。”

这非常明显是对跨国金融资本提出的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控制一个国家历来是要通过控制其金融权力，也就是控制其货币，进而通过对这个国家债权控制，来作为营利的的手段。这已经在美国成为现实。在欧洲也同样。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总是要对其他非“一人一票选举体制”的国家进行“颜色革命”呢？为什么索罗斯要成立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来敦促跨国金融资本尚